

坐看苍苔色

□魏人彪

花架上的盆植，都覆着一层薄薄的青苔。
我知道，这些青苔是妻特意去林间采回来的。青苔绿茸茸的，细细密密，几粒晶莹剔透的水珠虔诚地打坐其上，让人爱怜顿生，心中柔软。

以前村子里砌屋，盖的是瓦。新瓦是浅的烟黑色，乍看有些轻佻。过不了多久，循着曲曲弯弯的光阴和雨水，青苔爬上屋脊，像墨汁倾洒在宣纸上，一点点地洇染开来，一年又一年，一次又一次的覆盖，春绿秋黄，便如油画的着色，一层又一层。当瓦们渐渐黯了，重了，有了岁月的沧桑，就成了游子情牵梦萦的老屋。

青苔逢春而生，适时而发，在溪涧，在石阶，在墙垣，在屋檐……无需沃土，随雨滋长，一片青翠苍劲。“苔痕上阶绿，草色入帘青”，那台阶上的绿苔，在唐朝诗人刘禹锡眼里，分明是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趣的象征。酥雨初憩，王维缓步踱入私寓后院，面对清新可爱、充满生机的青苔，情不自禁地感叹：“轻阴阁小雨，深院昼慵开。坐看苍苔色，欲上人衣来。”将自己无限欣喜、抚爱的一片心迹和独特感受袒露无遗。而杨炯却觉得青苔逊让温和，“苔之为物也贱，苔之为德也深。夫其为让也，每违燥而居湿；其为谦也，常背阳而即阴。重高秘宇兮不以为显，幽山穷水不以为沉。有达人卷舒之意，君子行藏之心。”达而不显，穷而不沉，俨然是一幅超脱不俗、舒卷自如的谦谦君子的写照。

因此此时，当我抬头而起，便觉得有一种清幽苍古的意韵在屋子里弥漫、流淌。

当然，青苔不属于瓷砖铺设的墙面和地砌，不属于花岗石、幕墙和喷涂的城市蓝图，也不属于一切人为装饰的所谓美丽和豪华。青苔是属于广阔的乡野的，它们轻盈恣意，蓬勃蔓延，在大地上抒写苍翠。曲径粉墙下，一抹抹苔痕浓淡交织、厚残叠加，那是时光的附丽，村子因此就有了千百年的历史纵深和底蕴。那些老树是喜欢与青苔相依相拥的，不为排解孤独，而是让伫立在世界上的倩影更为端庄、俊伟。河汉溪畔，细苔盈立，一定隐藏着垂钓者、浣洗者不慎遗落的喜悦，或者美好故事。窄窄的田埂上青苔簇簇，它们陪伴着一畝畝禾苗茁壮、分蘖、扬花、抽穗，以及谷香飘扬的成熟，分享耕者挥镰收获的快乐。……

所以青苔是有灵性的。石若有苔，便少了许多尖棱和冷硬，置一案头，即是清供，朝沁夕浸，那来自乡间的气息最是怡情益性了。铺在绿植盆中也好，养花也养苔，看尽兴衰，淡然枯荣，不痴永远，又何尝不是养心？物我相授相赋，是一种生活态度，也是一种处世的境界。

青苔是低处的植物，貌似纤弱渺小，也是容不得我们有半分小觑。苔藓植物家族的品种有数万之众，许多苔藓植物都能够分泌一种液体，这种液体可以缓慢地溶解岩石表面，加速岩石风化，促成土壤的形成。据报载，泥炭藓、湿原藓等耐水湿的苔藓植物，在湖泊和沼泽地带生长繁殖，其衰老的植物体或植物体的下部逐渐死亡和腐烂，沉降到水底，经年累月沉积物越来越多，从而使苔藓植物不断地向湖泊和沼泽的中心区域发展，湖泊和沼泽的净水面积不断缩小，久久为功，湖底逐渐抬高，最后成为陆地。

自然世界中是没有什么可以不被尊重的，因为所有一切都是有价值、有意义的存在。

这样看来，“坐看苍苔色”是一件不可或缺的事情，我们由此可以感悟很多。

我的“大年初一”

□邓长青

我们每个人都都要度过很多“大年初一”，今天来说我的“大年初一”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，我出生在大别山麓安徽农村。家中有奶奶、外婆、父母和六个弟妹共11口人，兄弟姐妹7人中我排列老大。初中毕业时，我参加升学考试，以总分第一名考上了当地著名的高中“花凉中学”。

那时农村以家庭劳力出工记工分，年终按人口平均决算“余款户”或“缺款户”，“缺款户”则扣分粮食。我家出工劳力只有父母，人口多，而父亲因患肺结核病不能出全勤做工分。我家连续两年成“缺款户”，全家人两个冬天都只能喝“芥麦地瓜糊”。

迫于家庭生活负担，父亲无奈想让我辍学，回家帮他支撑家庭重担。打算让我学一门手艺，或兽医，或泥瓦匠，师傅也联系好了。学校老师则鼓励我继续上学，说放弃读高中太可惜，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而且还是优秀学生干部。

第一次面临人生抉择，怎么办？我几次独自到屋后山梁上来回走着，想着。老师的期望、自己升学读书的渴望，战胜了父亲的无奈。我决心鼓起勇气向父亲请愿。当年升学招生是在春季。大年三十年夜饭，弟妹们都去睡觉了，我陪父亲“守岁”，于是当面向他表达了上高中的愿望，并谈了自己的打算：利用每个周末和寒暑假回队里做工分，争取负责连自己在内三口人的工分，以使家里摆脱“缺款户”的困境。父亲被我的决心所打动，点了点头。当晚我睡了一个好觉，做了一场梦，梦见上高中报到的场景。

梦醒来已是大年初一的早晨。我兴奋地迅速起床，穿衣走出家门，按昨晚睡前想好的方案，挑起粪箕往村子后山走去，捡猪狗粪。大年初一人们都在过年，我可以捡到比往常多很多的猪狗粪，给生产队后可以赚取工分。因此，我高兴至极。

我忘我地边走边捡，不经意间来到了邻村村口。突听一阵清脆的女声喊我的名字。我吃惊地停下脚步，定睛一看，居然是低一年级的同学，也是我一位老师的女儿。顿时我感到全身的血液往头上涌，无地自容，一时间答不上话来。同学见状忙叫老师招呼我到家里休息一会，老师用“吃得苦中苦，方得甜中甜”的话语温暖我。带着老师的鞭策，我从失尊中转过神来，继续往其他村子走去。一个早上的收获颇丰，可以赚到成人一天出勤的工分。后来女同学与我同班同学在北京结为夫妻。时隔多年，我带着妻儿到北京登门拜访，还谈及那个难忘的“大年初一”，女同学连声说“你真不容易，很励志！”

这个“大年初一”过后，高中期间每个周末和寒暑假我都全勤出工，基本工分为每天7分。插秧、耘草等体力加技术活能与成人一样干的记10分。队屋轮流看守，每晚记工2分。别人轮流我坐庄。被子各自带一床合睡。冬天有的人家孩子尿床被子没干，我也顶着湿冷臭气忍着睡。坚持这样，终于兑现了对父亲的承诺，我们家扭“缺”为盈，全家人冬天不用喝糊了。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我十分珍惜，完成了高中学业，所有学期都被评为“三好”学生，还担任“班主席”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。

那个“大年初一”改变了我的人生，让我得以高中毕业，由此铺就了未来之路。那时大学招生尚未恢复。高中毕业回乡我被选为“民办教师”，大队团支部书记。入伍到部队先后担任“文书”、“书记”、“报道员”，并很快入党提干。后来，通过部队推荐干部考试上了地方全日制大学，圆了“大学梦”。

改革开放40年来，随着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，如今孩子们的“大年初一”可谓丰富精彩。长辈们发“红包”那是“必须的”，父母带着“过年游”蔚成风气，有的还到北大清华著名高校开眼界甚至出国游学。即便是山区的“留守儿童”也是“小候鸟”一般过年到城里与打工的父母团聚，逛超市、参观“海洋世界”“儿童乐园”。年青一代生逢盛世，幸福可嘉。回首我的“大年初一”，它助我迈出了人生奋斗的第一步，至今留给我的并非困苦的记忆，而是满满的正能量。



宁波晚报·essay@cnrb.com.cn
投稿6601 投稿邮箱 崇崇崇